

在這二人以外，相對的，就是妙玉和襲人。妙玉是一個尼姑，寶玉希望和她有一些比較高級的交往，她却意馬心猿了。襲人是一個陰險虛偽不亞寶釵的丫環，晴雯被逐，她或許也間接促成，寶玉及早發現她的不可靠，也儘量避著她。

扯了這麼多，我們總會發現，寶玉為人只有純真、誠懇二語而已。而他之所以獨鍾情於這般姊妹身上，實因為寧榮二府的男兒們太不爭氣，都是些俗物蠢物，以致他說：「男兒是泥做的骨肉，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兒見了女兒自然要化開的。」男兒濁劣，女兒清明，寶玉焉能不「整日在姊妹間打滾」？但他確實希望，這些姊妹不祇陪他作詩詞、聊聊清話，她們應該是他的好友、至親、真正的知心體己。

他的真情獲得了怎麼樣的償付？他發現原來姊妹間

也有心機狡詐，原來運命天數竟是那麼樣地作弄人；一百二十四、八十萬的文字，寶玉在其中歷盡滄桑，眼見著所愛的人或死或離，賸下來的「清明女兒」都原形畢露，變得「這樣混帳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不公平的權威壓制著善良，阿諛諂媚取代了個性。

寶玉的智慧在這重大的刺激下達到了極致，他頓時悟明感情的多餘和運命的前定，或痴或怨或迷或戀，都只造就了更多的痛苦。人生於斯世，要不就必須惶惶然擺出一付嘴臉，去爭名奪利，要不呢？就只有了却塵緣，逃遁於世。

賈寶玉為中國書生提供了一個典型的智慧人生：看穿俗眾的不可與言，再穿越「情」的網幃，無所執著，歸於解脫，達到真正的完美。

※

※ 由

卡拉馬佐夫兄弟

談起

※

※

※

● 白嵩 ●

〔欠時空的編者這份稿已經欠了好久，今日與宗羽兄談起，因為彼寫了篇以賈寶玉為題的文字，遂指定我以西方的女性為題寫點東西。但依我的看法，寶玉實不足為中國書生的典型人物；浮生六記中的三白才是我心目中最足以代表中國文人人生觀的人。再者本想談談戰爭與和平中的幾位女性，恰好此書又不在手頭。而近來剛重讀完陀斯妥也夫斯基（Dostoyevsky）的卡拉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結果是連命趕出了這篇拉拉雜雜的東西。〕

而我之所以選了這箇題目也有另外的原因，產業革命雖然始於一八〇〇年前後，可是隨之而蓬勃發展的科學文明加諸精神文明的影響，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才顯示出來，也就是在這期間，許多廿世紀的重要思潮開始醞釀。而其中最具有破壞性的一個便是人與上帝之間關係的被否定，從尼采到存在主義的全盛直到今日，西方文明的紊亂，無不與此息息相關，而陀氏尤為過渡至此時期的重要橋樑，而卡拉馬佐夫兄弟一書幾可為陀氏一生思想的總結。〕

卡拉馬佐夫兄弟是陀氏最後十年生命的心血結晶，它沒有托爾斯泰的偉大史詩——戰爭與和平中那種排闥縱橫的氣勢，更沒有藉此批判歷史的大志；書中所有的僅僅是在一個十九世紀平凡的俄國縣份中所發生的一件弑父案件而已。可是陀氏却在這近似偵探小說的情節中，

成功地完成了有關上帝存在與否的嚴肅討論，而毫不給人哲學討論冗長的感覺。

在他筆下刻劃出是三兄弟：米卡、伊凡、阿萊莎。父親：費道爾和私生子：司米爾加可夫外，更穿插了形形色色互成對比的人物與思想，透過他（她）們陀氏敘述出了他在宗教、哲學方面的全部重要思想。我不敢剖析如此的一部偉構，我祇能擷取其中兩三位典型，而藉他們勾勒出大概的輪廓，而重點則以二哥伊凡和小弟阿萊莎的二種截然不同的宗教觀為主。

伊凡一如罪與罰中的拉司括利尼括夫和父與子中的巴扎洛夫是十九世紀俄國中產社會中典型的虛無主義者。聰明而自負的他，在歐洲科學文明的洗禮下，他拒絕了上帝的存在。他相信由於人類所具有的提丹（希臘神話中的巨人族，曾與宙斯爭霸）的驕傲精神，人將自成「人神」。於是他不但坦然的接受了有限生命的短暫，更要在此剎那獲取滿足。由此他演繹出了他那「既然沒有永生，便無所謂不道德」，「既然沒有上帝，則一切成為可行」的哲學。

但是另一方面，他了解民衆的軟弱，於是他對宗教的存在，構築了他自己的一套「大宗教裁判官」的理論——將宗教建築於祕宗和權威的礎石上。作為一個宗教裁判官必須獨自承當無信仰的一切痛苦，帶著垂憐的意味去解救世上無力承當自己感情的重擔和對自己行為自行負責的軟弱者。

事實上，伊凡本人却是沾染了若干浪漫主義的色彩

，他自己創出了一套迷人的理論，但是却從未曾起而行。不幸的，他的哲學却被司米爾加可夫暗暗記在心中，趁長兄米卡與父親費道爾爲了女人和財產爭執不休的時候，爲了三千盧布，他藉機殺害了費道爾。

當伊凡發現殺害費道爾的不是米卡而是司米爾加可夫，而司米爾加可夫不過是自己那套哲學的履行者，他自己才是思想上的兇手，他畏於面對他必須對他父親的死負責的事實，他無法承擔這哲學所造成的後果，終而陷入瘋狂。司米爾加可夫也自縊而亡。

另一方面，和伊凡的「大宗教裁判官」相對的是以曹西瑪長老爲表率的俄羅斯長老制——一種純然的「心靈的宗教」。除去法西瑪長老施展神蹟的那一段外，我們所見到的是如同一種截然不同的宗教觀——遠離了繁瑣的形式，冗長的教義，無特權階級，樸實而本於信仰者絕對的服從與依靠。

按陀氏的原定計劃“卡拉馬佐夫兄弟”一書到米卡被判流刑（現行版本之終局）不過是一個段落。在這之前，衝突的矛頭存在於兩種宗教觀與兩套行爲價值標準之間。而伊凡本人表面雖爲一無神論者，但在潛意識中似乎又有信徒的傾向（由他和曹西瑪長老間的對話中可知）。直到米卡被判，伊凡發瘋爲止，似乎是對伊凡所代表的一切做一個大否定；下半部的“卡拉馬佐夫兄弟”預定是敘述阿萊莎投身塵世接受試探，磨鍊和最後的淨化，我揣測陀氏意圖在此作一個對應於伊凡的被否定之大肯定。可惜天不假年，終未能見到卡拉馬佐夫兄弟下半部的問世。

在某種意義上說來，貫通這本書的兩大宗教觀的衝突可看作純理性宗教觀和超理性宗教觀間的衝突。

前者在伊凡——一個十九世紀小說中的人物的身上却反映出西方對人生有嚮往又有疑惑的現代人典型的處境，西方人一無禁忌的發展科學，爲追求身處世界的真實，結果是喪失了內在的真實世界，「一切過份的真實，以至反而顯的不真實」；既然「上帝」不能以科學的方法在經驗或邏輯的範圍中獲取證實，於是便宜稱「上帝」這字眼是無意義的，但是當他高歌：「我願成爲一個沒有國土，沒有子民的國王」而去的時候，却發現作爲一個蘇格拉底式英雄的痛苦。再加上愚蠢的泛科學主義對人性的抹殺，結果是價值律和道德律的瀕臨破產，終而構成廿世紀西方文明的大危機。

於是西方的大思想家矚目於東方尋求解脫之道。仔細想想，俄國——這地跨歐、亞兩洲的國家——通行的長老制，在基本精神上已有些許相通。因爲東、西方間的根本差異便在於前者（尤其是中國）根本就不重視演繹，歸納等科學方法，省視東方任一大思想的精髓無非追求一己的安心立命或是人生某種境界的達到（正所以我以沈復爲中國文人的表徵），祇要能立足於現實環境便惶惶致力於修身，追求的是「天人合一」或「梵我一如」的最高境界而不復外求，所以能不惑於外物而得免於迷失了自我。但是今日正向西方文明學步的這批思想上的混血兒不正亦步亦趨的步向此覆危之途？不但沒成「超人」反成了「嬉皮」！

海 狼

海狼的屍體被投入海中，他的生命已隨風暴消逝，但他仍然活着。他是一個真正堅強的人，一個永不曾被擊倒的自由而驕傲的靈魂。

× × ×

生存的力量是什麼？意志力嗎？理想嗎？人要生存，就必須面對着活生生的現實，克服它，以攫取維持生命所需要的食糧。人爲了要活下去，就必須蠕動，不能蠕動的生命終必要被這個世界所拋棄。

在幽靈號這艘滿佈着原始野蠻氣息的帆船上，光憑意志力，理想，這虛無飄渺的東西，是沒有用的，它不

○ ——— 王 津 洲 ——— ○

能帶給維持一個人活下去所需要的，祇能帶給人死亡。在這裡，一個人必須學會用自己的二隻手工作，用自己的二隻腳走路，才能夠站起來，不被擊倒，才能夠活下去。

生存是莊嚴神聖的事，是一連串永無休止的戰鬥，絕不容許有絲毫的鬆懈與妥協。在戰鬥的情況下，勝的一方才能夠生存，敗的一方祇有被淘汰，活着的狗比死去的獅子更強。一個人必須時時將自己武裝起來，隨時準備戰鬥，要做一個真正堅強有用的人，做這個世界的主宰。